

「等你，在雨中」

吳宏一

余光中先生在民國五十一年間，寫了很多詠蓮或與蓮有關的情詩，其中頗多佳作。譬如《春天，遂想起》、《訣》、《等你，在雨中》這些詩，都是可以令人再三誦讀，再三回味的。這些詩中，我最喜愛的，就是《等你，在雨中》這一首。（周夢蝶先生的情詩，我也極為喜愛，愛他詩中那份淡漠，那份欲自抑而不能自抑的熱情，但這不在本文討論之內，故從略。）

《等你，在雨中》一詩，在《文星雜誌》上，曾被反覆討論過，但討論時拘限於文法上文體上的爭執，所以等於沒有討論（文白夾雜根本就不是問題）。《等你，在雨中》一詩，有些人模仿了形式去寫詩和文章，在報章上雜誌上發表，但與余光中先生原作一比，無人能出其右。所以到現在為止，這首詩還有再討論的必要，有再把它的好處分析一次的必要。

首先我們看看題目「等你，在雨中」。有人說：「等你，在雨中」不合文法，應該改成「在雨中等你」，這樣才合文法，才沒錯。但我以為這首詩的題目（也是詩句），用「等你，在雨中」比較恰當，也比較有韻味，惟有如此才像詩句。如果改成「在雨中等你」文法上錯是沒錯的，但讀來就會覺得缺少韻味，不像是詩了。這理由很簡單，「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；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」這些句子讀了以後，就知道是詩。「獨不思金谷華林，都安在耶？」「花下清尊，燈前雅謔，俱為夢中事矣。」這些句子讀了以後，就知道是文。除了形式上的差異外，音韻上的差別，該也是詩與文的一大分界吧！（近人多主張打破聲律的束縛，這是對的。但既然是詩，總要有點可供人吟詠的韻味！）所以我認為在詩中，用「等你，在雨中」比較好，比較有詩意。

第一節「在造虹的雨中」一句，據古人的看法，虹與中字韻母相同，是不應該放在同一句中的。這「在造虹的雨中」承讀上句「等你，在雨中」時，因造虹二字而令人吟詠起來有停頓的感覺；這是古人的看法。但余光中先生或許故意用「造虹」二字來配合音律也說不定；王國維先生就以為雙聲、疊韻有時不妨害音律，反而有助於音節的諧協¹。這樣看來，余光中先生的這句不

但不是壞處，反而是好處了。至於「蟬聲沉落，蛙聲升起 / 一池的紅蓮如紅焰，在雨中」二句，不但形式上好，而且聲韻上也曲盡委婉之妙！

第二節標明了這首詩的主題：一個少年（假定他是一個少年），在蓮池旁等他的「小情人」，蓮池中的蓮花，在綠葉烘托中，在濛濛細雨下，令人對它覺得楚楚可憐起來。這少年的「小情人」也是楚楚可憐的古典型的女子，所以詩末段才說他的「小情人」「步雨後的紅蓮」，「像一首小令」「從姜白石的詞裏，有韻地」走來，也因此他才說「竟感覺每朵蓮都像你」，「你來不來都一樣」了。

據余光中先生自己解釋，第三節說的是那少年在等待中，對於時間的感覺。但我覺得不如這樣解釋好：那少年在等他的「小情人」來赴約時，起初覺得時間過得很慢。到了約定的時間，才緊張起來，偶爾有人從遠處走來，他就以為是他的「小情人」，所以「剎那」間想迎上前去，但定睛一看，卻不是他要等的人。約會的時間過了，過了，但他並不離開，繼續等下去；這時對於時間又有一漫長的感覺。所以才說「在時間之內」「在時間之外」等你。

上節說「你來不來都一樣」，為什麼這節又說繼續等她，而且那樣患得患失地在等她呢？這正是表現的技巧，這樣寫，可以加深對等待者心理的刻劃。但就全詩而言，這是比較晦澀、比較弱的一節。

第四第五兩節寫得很好，「搖一柄桂槳，在木蘭舟中」一句寫得更出色。這兩句原是從舊詩詞中得來的，但能推陳出新，賦與新生命，所以覺得特別可愛。這兩節把他的「小情人」先來個介紹。她還沒有出場，就叫觀眾從配樂中，知道這是一個古典型的女子了。

在第六節中，余光中先生把一顆星懸在科學館的飛簷，比做「耳墜子一般地懸著」，這個意象的確很美。「瑞士錶說都七點了」的「說」一字，把瑞士錶說活了，這是高度的表現技巧。或許有人問，怎麼下了雨，又有星出現呢？據余光中先生自己解釋，五月雨下了一陣就停了，所以才有星出現，後段才說「步雨後的紅蓮」。

末後所說的「翩翩，你走來」，「像一首小令 / 從一則愛情的典故裡你走來」，「從姜白石的詞裡，有韻地，你走來」。這些句子都很美，聲韻蕩漾，用字清麗且能與前文呼應，因此，使此詩能令人再三回味，再三吟詠。這正如張岱與王謔菴信中所說「如王勃鬥雞檄，其妙處正在想像之間耳」！

註釋：

1. 王國維先生《人間詞話》卷下：「余謂苟於詞之蕩漾處多用疊韻，促節處用雙聲，則其鏗鏘可誦，必有過於前人者。惜世之專講音律者，尚未悟此也。」

（引自《海洋詩刊》，1964年1月版）